

修辞新格

(增订本)

谭永祥〇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石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辞新格 (增订本) / 谭永祥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1. 3
(本书据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增订)
ISBN 7 - 81029 - 543 - 8

- I. 修…
- II. 谭…
- III. 修辞学—修辞方法
- IV. H05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510630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5262 / 85220289 / 85225277

发行部 (8620) 85223774

传 真: (8620) 85221583 / 85223774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广州市广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字数: 22 万字

版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3 月第 2 次

印 数: 6001 — 8000 册

平装定价: 16.00 元 精装定价: 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储运部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继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的一部研究修辞新格的专著。它提出了《发凡》和其它修辞论著尚未触及或不曾确切阐述的 30 种修辞现象。其中如“舛互”、“列锦”、“断取”、“歧疑”等新格的提出，对存在于语文教学、研究中的争论和误解、误注，以及虽然认识到是修辞现象，但究竟是种什么辞格，却难置一辞，甚至被认为是“现在作何解释，谁也无法回答”的难题，都一一作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

本书是语文教学与研究 and 文学创作与研究之必备参考书。

序

1981年，“暖风薰得游人醉”的季节，我在西子湖边结识了谭永祥先生。那是华东修辞学会第一次盛会，我有幸被邀参加。华东是现代中国修辞学的发祥地，陈望道、郭绍虞、傅东华等一批修辞学的前辈光耀于前，后起之秀可谓群星灿烂，这次盛会使我大开眼界。15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在餐桌上戴磊先生向郑远汉先生介绍说：“这是谭永祥先生，安徽师大语言研究所的。”郑远汉先生似有所悟：“啊，谭先生，久仰久仰。”此时，我坐在餐桌的对面没有互通姓名。后来被分配在一个小组，听了他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是“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微迈中年”，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者。回来仔细读了他提交大会的论文《关于比喻的几个理论问题》，犀利、泼辣、深刻，真是文如其人。

大概是在中国修辞学会昆明年会之后不久，修辞学家王希杰先生应邀到湖南来讲学，在舍下“煮酒论英雄”，他说在辞格方面近年来真正有所发现的是谭永祥，他在《修辞新格》一书中一口气举出了15个新格。而有些书炒来炒去只是几个现成的辞格现成的例子。于是我寻找他的《修辞新格》，湖南遍寻不着，我只好写信去讨了。不久，他寄来一本请我“指正”。我拜读了一遍，觉得希杰的话一点不错。不久，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文》发表了《“要”字两解》，文中提出了一个辞例，

说查了好几本讲修辞学的书都没有找出来，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修辞格。后来有人在《中国语文》刊出《“要”字两解的答案》，说谭永祥的《修辞新格》里有歧疑格，即指这种修辞手法，作者举出了13个例子。谭著解决了吕老的问题，并得到了吕老的首肯。如果没有独到造诣，何能臻此！

1992年，我和永祥兄又在“春风十里扬州路”见面了。那是华东修辞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和江苏修辞学会学术年会，大会安排得很紧，只在游览瘦西湖时有暇携手同行，倾心交谈。他对学术界的剽窃之风甚为愤慨。当时我调侃地说，你的成果广为布施，你的学术思想不胫而走，也就不必多所介意吧。果然，后来一桩将对簿公堂的案子，他就虚怀若谷地接受意见，化干戈为玉帛了！

修辞学家吴士文教授曾著文说：“从古至今，拈出新格数目最多的首推谭永祥，这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确非虚言。他对修辞格的研究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15年来，由他独自发现、创建的修辞新格达31个，仅次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38个修辞格。这次结集出版，为了凑个整数只收了30格，书名亦仍《修辞新格》之旧。1983年的初版本印数4万余册，可是许多读者买不到，我想这次的增订本该可以满足读者的要求了吧。

秦旭卿

于湖南师大景德村

1996年3月28日

目 录

1. 双饰*	(1)
2. 会意*	(8)
3. 断取	(16)
4. 歧疑	(23)
5. 拟姓*	(31)
6. 闪避	(37)
7. 移意*	(43)
8. 序换	(48)
9. 返射	(58)
10. 新典*	(68)
11. 淡抹*	(75)
12. 移时	(80)
13. 牵带*	(89)
14. 设轂*	(94)
15. 诡谐	(99)
16. 留白*	(107)
17. 凝粹*	(113)
18. 巧缀	(121)
19. 影响*	(133)
20. 濡辞	(139)
21. 绝语*	(147)
22. 润色*	(153)

23. 异称	(158)
24. 趣释*	(165)
25. 用歧*	(171)
26. 旁逸	(176)
27. 舛互	(181)
28. 同异	(187)
29. 别解	(194)
30. 列锦	(203)

(说明：标“*”的为这次增补的新格)

附 论

之一 “列锦”建格的前前后后	(221)
——兼与《大学修辞》商榷	
之二 “断取”补阙	(228)
之三 《错判》才是错判	(239)
之四 惊人的“断取”格误认现象	(242)
之五 《断取现象与辞格的确定》续貂	(248)
之六 舛互，病句？	(255)
之七 “舛互”辨误	(260)
之八 “舛互”的“是”与“非”	(263)
——兼答孙孟明同志	
之九 为《对〈设榷〉一文的意见》释疑	(267)
之十 “望文生义”是“一种新的辞格类型”吗？	(274)
——《兼判“别解”“断取”诸格之聚讼案》再判	
本书作者主要著述索引	(282)
初版后记	(291)
增订本后记	(292)



1 双 饰

在上下文里利用词的多义或修辞义，使同一个词先后表达两种不同的意义，就好像同一个人先后饰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样，这种修辞手法叫“双饰”。〔1〕

双饰可分为不同的词汇义连用、词汇义和修辞义的连用及不同的修辞义连用。连用一般以两项为常见。

一、不同的词汇义连用

① 问：连续剧集集有序幕，好在哪儿？

答：好上厕所。

（罗嗣友《荧屏前的对话》，《讽刺与幽默》1985年11月26日）

“好在哪儿”是问为什么好，“好”是好坏的好，是个形容词；“好上厕所”的“好”，是“可以，以便”的意思，是个助动词。“好上厕所”并不是因为“集集有序幕”可以给人一个上厕所的空隙，而是观众对电视连续剧集集都有老一套的开场感到腻味的一种怨言。一个“好”字，前后两个不同的意思，就

〔1〕 参看谭永祥《“双饰”修辞格》，《逻辑与语言学习》1992年第1期。

好像一个人扮演了两个角色，演出了一台讽刺小剧。

② 第二位汪太太过了门没生孩子，只生病。在家养病反把这病养家了，不肯离开她，所以她终年娇弱得很……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页）

前一个“生”字，是生育的意思，“没生孩子”就是没有生育孩子；后一个“生”字，是发生的意思，“生病”就是发生疾病的意思。前一个“养”，是休养的意思，“养病”即因病而休养；后一个“养”，是驯养、豢养的意思，“把病养家了”即把“病”拟为可以喂养成家畜的动物。这后一个“养”字，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和前一个“养”字连起来视为拈连。之所以不是拈连，是因为后一个“养”字也是用的词汇义，而非“拈”来的临时义。

③ 有“面子”的，拉的没面子；
没“面子”的，拉的尽面子。

（立然辑《拉煤》，《中国青年报》1981年1月18日第8版）

带引号的“面子”，意思是“脸面，情面”；没有引号的“面子”，意思是“粉状物”（这里指不成块的煤）。两个“面子”，字面一样，意义各异，前后映照，平中见奇，且寓有深意。

④ 厦门这个地方实在不错。现在是群贤毕至……怎么把方言工作做好，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考虑的事。厦门的空气这么好，方言学会的空气也得跟厦门的空气一样好。

（李荣《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语文研究》

1982年第1期）

第一和第三两个“空气”是指“构成地球周围大气的气体”，第二个“空气”是指的“气氛”，即“一定环境中给人某种强烈感觉的精神表现或景象”。这种字面反复，意义有别的表达

效果，显然并不仅仅在于给人一种新颖之感。

二、词汇义和修辞义的连用

这是最常见的双饰手法。它可以是词汇义（固定义）在前，修辞义在后，也可以相反。例如：

⑤ 她精通了英语，又精通了德语、法语。六年的长长岁月呀，她从人类的各种语言里得到宝贵的启示，她读得朗朗有声，使监狱里的看管人员误以为她疯了，称她“疯太太”。其实是有人疯了，却不是她而是在狱外的那些人，在喊“永远健康”，在彼此格斗，至相残杀……

（丁耶《九载铁窗寒》，《随笔》1986年第6期第85页）

前两个“疯”字是用的词汇义（固定义），后一个“疯”字是修辞义（比喻义）。没有“疯”的被认为疯了，而真正像发了疯似的人却被称为在“革命”，所以才造成了“时代的悲剧”。

⑥ 摧花自作花，
旋积旋已失。
上天施命令，
冬春不相匹。

（梅尧臣《春雪》）

前一个“花”是用的词汇义（固定义），后一个“花”是用的修辞义（临时义），指形状像花的雪，即雪花。

⑦ 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被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响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杨修）知其意，临

莽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

（《三国演义》第78回）

前一个“梦”字是用的词汇义，后一个“梦”字用的是修辞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丞相曹操不是在做梦（他并没有睡着），阁下倒是在做梦（被欺骗、愚弄了）。

以上是词汇义在前，修辞义在后。下面是修辞义在前，词汇义在后。

⑧ 胡曰：“不然。吾相君面有死气，远期不过二年。舅氏得道有年，附之足以免祸。况表妹不恶，贞静幽娴。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一文，成此奇缘，自受多福。否则，孤立无偶，窃恐祸至时，欲求一人援手救，不可得也。”陆心动，因出玉蟾蜍一枚以聘，并以交桂一束，奉胡以为谢，曰：“感君进药石之言，故以药为报。”胡拜纳而去。

（和邦颖《夜谭随录·陆珪》）

“药石之言”的“药”和“石”都是修辞义（“药”原意是药物，“石”是治病的石针），比喻劝人改过的话。“故以药为报”的“药”是词汇义，指中药材“交桂（一束）”。

⑨ 我们食堂样样“刮皮”，只有马铃薯“不刮皮”。

（《语文战线》1983年第1期第32页）

前一个“刮皮”，意思是食堂只顾赚钱，饭菜卖得太贵，“刮”就餐人员的“皮”，这是用的修辞义。后一个“刮皮”是词汇义，是说食堂只图省事，马铃薯带皮烧，连皮都不刮。

⑩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

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左传·襄公十五年》）

“我以不贪为宝”（我把不贪财物当作宝）的“宝”是修辞义，“尔以玉为宝”（你把玉当作宝）的“宝”是词汇义（固定义）。有意思的是“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的两个“宝”字却兼有修辞义和词汇义，即义有双关，是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双饰。

三、不同的修辞义连用

双饰以“不同的词汇义连用”与“词汇义和修辞义的连用”为常见。“不同的修辞义连用”笔者仅得二例，堪称“珍稀”：

⑪ 男：我可没有那四十八条腿啊！

女：可你有这么多的腿！



男：我可没有那四十八条腿啊！

女：可你有这么多的腿！

康平（原载《讽刺与幽默》1985年11月5日）

“男”方说的“腿”，原指“器物下部像腿一样起支撑作用的部分”，如桌子腿儿，床腿儿。这个“腿”，已由原来的比喻义转化为词汇义，并被《现代汉语词典》列为义项之一。但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这个由原来的比喻义转化为词汇义的“腿”字，在这里又已由词汇义变为修辞义即借代：“四十八条腿”借指（结婚的）家具之多。“女”方说的“可你有这么多的腿”的“腿”，也已由“人和动物用来支持身体和行走的部分”这一词汇义转为修辞义即借代：“这么多的腿”借指牲畜之多，大概“男”方是一位养牛专业户吧。“腿”字之义如此多变，而且愈变愈“美丽”，全是因为“修辞”帮了忙。

“腿”的这种修辞用法，“好像同一个人先后饰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样”，完全符合双饰的定义，应该归属双饰。如果简单地分析为辞格的连用，那就使本来具有多层次的审美价值的艺术语言明珠暗投。

⑫ 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

（《茅盾文集》第三卷第13页）

前一个“海”比喻车辆之多，后一个“海”比喻男人女人之多。一个“海”字，“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脚色：两个不同的比喻。

双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词的多义连用”，因为“词的多义”的“义”，只能局限于词汇义（固定义），如①—④四例。事实上双饰这一修辞现象最常见的，却是词汇义和修辞义的连用。而“词的多义”并不能包括修辞义，更不能包括“不同的修辞义连用”，这是词汇学的一般常识。

双饰也不同于拈连，虽然拈连也是同一个词用在两处而作

用有别，而且也是一个为词汇义（被拈连词），一个为修辞义（拈连词），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巧合，并不能改变两者的根本区别：

首先，就词语的组合来说，利用一词多义构成的双饰，其组合形式都是完全符合常规的；而拈连，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属于反常规的组合。这是两者最大也是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点。

其次，利用修辞义构成的双饰，绝大部分都是用的比喻义（用借代义的极少）。比喻义、借代义都是比较具体的，其“义”可以“言传”，能够作出相应的“释文”；而拈连中的拈连义却很“空灵”，甚至还带点儿玄乎，容易叫人说不清、道不明，似乎可以“意会”，却很难作出相应的“释文”。例如“我种下了一棵树苗，也就种下了一个美好的希望”，这后一个“种”字（拈连词），能写出简明而准确的“释文”吗？

再次，构成双饰的比喻义、借代义，常常可以转化为词汇义，这就是所谓“比喻造词”，“借代造词”。这一特点，使其跟一词多义的双饰在理论上大大地缩短了距离。而拈连义，由于有点儿“飘飘荡荡”，难于捉摸，它跟一词多义的双饰，几乎无缘靠拢。

双饰，也不同于反复，反复的修辞效果是对同一个意思的强调；双饰不存在强调，因为字同义不同，是“单”调而非强调，它仅仅是字面的“反复”，“形”似而“神”异。

2 会 意

从字面的意思结合语境，通过揣摩、联想、推断等思维过程，即多渠道地辗转去领会字里行间所隐含的真意，且字字都有着落，没有虚文，这种修辞手法叫“会意”。〔1〕

会意，是制作隐语的方法之一，又叫会意体。它是语言表达的一种手段，在语言艺术的园地里，根深叶茂，举目可见。把它拈出作为一种辞格，可以使一些藏而不露、曲而多趣的言语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和归属。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人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我国各地进行狂轰滥炸的野蛮罪行，于1941年春节贴出了这样一幅对联：

- ① 感时□溅泪
恨别□惊心

（《随笔》1988年第3期第122页）

这幅对联是引用杜甫《春望》诗中的两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只是每句的中间一字却空着。为什么？原来作者的用心良苦：杜甫当年逃避“安史之乱”，到处犹能看到花鸟，而现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结果，连“花”、“鸟”也看不到

〔1〕 参看谭永祥《“会意”修辞格》，《语文月刊》1992年第2期。

了，所以把它们空着！作者既表达了哀国难的无限沉痛心情，同时也在唤起民众奋勇抗日，含义可谓深刻。然而这是一种什么修辞手法呢？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是一幅“缺如”的对联。我们则称它为修辞上的“会意”格。缺如，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种肤浅的说明；会意，则从解码和美学的角度给以规律性的阐释。“花”、“鸟”为什么空着，结合文化历史知识和当时的社会情境，即可豁然领悟。所以会意被定义为：“从字面的意思通过揣摩、联想、推断等思维过程，即多渠道地辗转去领会字里行间所隐含的真意，且字字都有着落，没有虚文。”

如果说这种“开天窗”的形式作为辞格还不够典型，那么请看窃国大盗袁世凯死时，四川有位资望很高的学者写的这样一副奇妙的挽联：

- ② 袁世凯“千古”，
中国人民万岁！

（《随笔》1988年第6期第76页）

一副对联，上下联字数必须相等，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这副挽联的上联为五字，下联却有六字。有人不解，问学者道：“‘袁世凯’三个字，怎么对得起‘中国人民’四个字呢？”这位学者笑着回答：“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既然他对不起中国人民，我这对联也只能这么写呀！”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千古”和“万岁”相对，而“袁世凯”却对不起“中国人民”，因为少了一个字。这个“对不起”并没有出现，需要细细揣摩、联想、推断，这就是会意。这副对联的思想内容健康，表现手法独特，且具有审美价值，决非一般的文字游戏可比，无疑是一种修辞手法。但用现有的辞格来套，哪一格都套不上，除了再立一个新格，别无他法。

- ③ 陈迹冬教授致余书，录梅宛陵诗二句：“野兔眠岸有

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谓上句暗覆一逸字，下句暗覆一梅字。

（郑逸梅《艺术散叶》第3324条）

“暗覆”即隐伏之意。“野鸟眠岸有闲意”隐伏“逸”字，“老树著花无丑枝”隐伏“梅”字，均寓“真意”于模糊，非慧眼莫能识，须会意方能领悟。类似的例子还有：

④ 有人评一诗帖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上句是不解作何语，下句是愈说愈远了。”〔1〕

（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四）

钱钟书说，这是“以景物喻文境”。但须会意方得其妙。下面一例比较复杂一些：

⑤ 上午，班长领我们几个“双翅膀”的（非党、非团）上山痛痛快快地窜了大半晌，下午回来正巧赶上会餐。

（邱晓光《有泪，就让它流》，《鸭绿江》1982年第2期）

“翅膀”的作用是“飞”，谐音为“非”，所以“双翅膀”即“双非”：非党、非团。由于这种会意手法的暗示性多于显示性，故书面上常常有括号加注。

会意，也是谜语、歇后语最常用的手法之一。谜语如：

⑥ 金银铜铁 （猜地名一）

⑦ 金木水火 （猜一字）

（黄民裕《辞格汇编》第147页）

“金银铜铁锡”旧称“五金”，例⑥只说出了“四金”，少了一个“锡”字，所以谜底应会意为“无锡”。例⑦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是连起来说的，谜面只出现了“金木水火”，“土”字

〔1〕“不解作何语”亦作“不知所云”；“愈说愈远”亦作“离题（地）万里”。更妙。